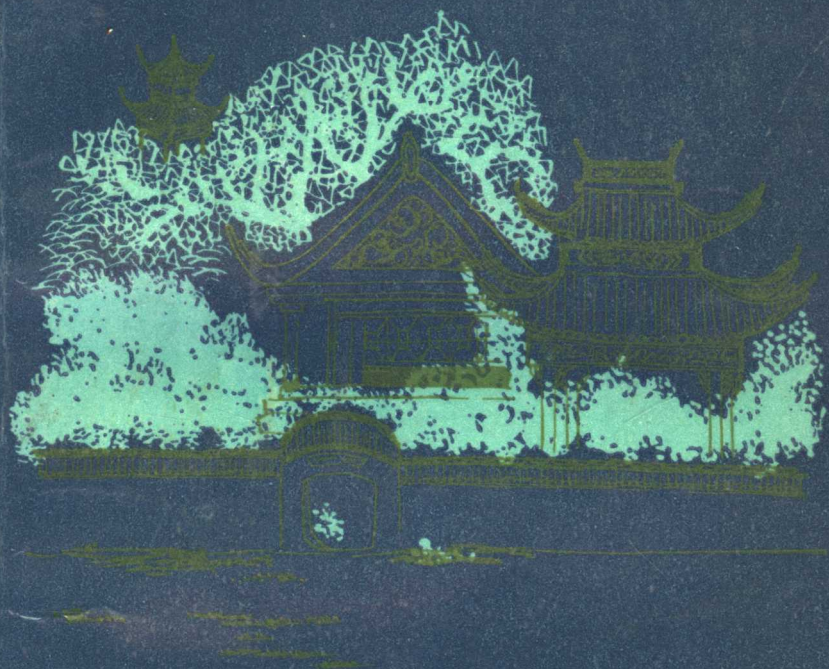




铁花仙史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

铁花仙史

封云山人 编次

沈锡麟 校点

铁花仙史

封云山人 编次

沈锡麟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170,000开本：787×1092¹/₃₂印张：8¹/₂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责任编辑：林辰 封面设计：马寄萍

统一书号：10158·891 定价：1.70元

本书出版说明

《铁花仙史》署云封山人编次，一啸居士评点，首三江钓叟序。二十六回，不分卷小本。只此一种版本。

《中国小说史略》列入“明之人情小说”。《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列在“十六中皆不能定其先后次第”者内，似对“明之人情小说”有所怀疑。据书中“话说先朝”、避玄字及第十八回有“原来故明制度，凡有本章，俱系内监经收，转呈御览”句，参照作品内容，《铁花仙史》应是清人的作品。

《铁花仙史》虽以“才子佳人事掩映乎其间”，却非一般“才子佳人者流”小说；它是当“才子佳人小说”滥觞之末势，作家和读者已感到“旧矣”时期，试探着求索“才子佳人小说”走新路的作品。因之，《铁花仙史》不仅在情节上趋向与神异、战争相揉合，而且其反映社会生活面也较前期作品更为广泛。

原书有绣像十二幅，半叶像，半叶赞，出版时删而未收。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六月

序

传奇家摹绘才子佳人之悲离欢合，以供人娱耳悦目也旧矣。然其书成而命之名也，往往略不加意。如《平山冷燕》则即才子佳人之姓为颜，而《玉娇梨》者又至各摘其人名之一字以弁之。草率若此，非真有心唐突才子佳人，实图便于随意扭捏成书而无所难耳。此书则有特异焉者。其所叙为儒珍、若兰等才子佳人之事，而其名则曰“铁”，曰“花”，曰“仙”，无与于才子佳人也。骤焉阅之，容亦有药不依症之诮。迨寻绎再三，而知作者实故意翻空出奇。令人以为“铁”为“花”为“仙”者读之，而才子佳人之事，掩映乎其间；以儒珍、秋莲等事迹读之，而若剑、若玉芙蓉、若紫宸诸仙者，复旋绕于其际。要使不漏不支，分明融洽，双管齐下，虚实并到，如八股关动起体。此作者铸局命名意也。噫，亦奇矣哉！

三江钓叟漫题

目 录

第一回	文官阁婴谐秦晋	1
第二回	埋剑园诗感花姨	11
第三回	扶父柩瑶枝叩阙	22
第四回	看花灯误入天台	30
第五回	白木公子饱尊拳一场扫兴	41
第六回	红颜淑女试题诗七步知才	52
第七回	藕花居探莲访妓	65
第八回	白云留醉月联诗	74
第九回	陈秋遶湖亭遇美	83
第十回	水无声妓馆飞仙	94
第十一回	文星暗乡科落榜	106
第十二回	信谗言势利寒盟	118
第十三回	假斯文献旧句当场出丑	129
第十四回	真节烈逢狼狈接木移花	139
第十五回	苏钱塘纳赘女乘龙	150
第十六回	夏瑶枝从容应点选	162
第十七回	金山寺元虚遇盗	173
第十八回	定海关文士谈兵	184

第十九回	悟真性入山修道.....	195
第二十回	感神梦婿作螟蛉.....	203
第二十一回	西席宾忽得西厢趣	210
第二十二回	东阁客狠辞东床选	218
第二十三回	假佳人冒认真佳人	226
第二十四回	大姨夫先作小姨夫	236
第二十五回	两解元雷击花妖剑	246
第二十六回	三神仙法润玉芙蓉	255

第一回

文官阁婴谐秦晋

诗曰：

风流何事不成群，智拙才愚各有情。

异种奇葩夸富贵，埋蛟隐蛰诧青萍。

退归林下怡山水，坐醉花间结晋秦。

从此赤绳双系足，枉教情薄似秋云。

话说先朝全盛之时，四海共庆升平。武林西子湖边，定香桥畔，有一个名园，唤做埋剑园，乃是钱塘蔡孝廉号其志的祖遗之园。他始祖曾为宋将，后来因见权臣持国，武将无功，遂罢官归隐。即于定香之侧，叠南屏之石为山，引西湖之水为沼，花木成蹊，亭榭悉备。又将自己所佩的一口宝剑，埋于园中，以志不仕终隐之意。后来子孙相传，遂以埋剑为名。只因宋没元兴，兵端不息，渐至年久事非，业成废圃，几为汾阳故宅。幸得其志性情，恰与始祖相符，遂又清复故址，重新修葺得朱栏粉牖，比旧更胜。但因性癖山水，将城中宅院封锁，与妻符氏并僮仆十余口，迁作园居。

这年其志秋场报捷，未免忙了月余，久不窥园。一日稍暇，乃邀了一个莫逆好友，也是其年新中的举人，姓王

名悦，两人极是意投道合，最相知的。所以这日其志一闲，就请了王悦来家，同至园中赏菊。两个正尔游玩，抬头忽见荷花池畔，太湖石前，数枝牡丹，开得十分娇艳，色兼红白，香韵袭人。忙近前玩之，方知乃是芙蓉，朵作千叶，大若牡丹，而芳香冠于群花。其志不胜奇喜，以为此地从不曾栽植，何忽得此妙种？灌园人道：“相公还未知此花奇处。初开时乃是雪白的，到得将残淡红，愈雕愈红。渐至谢落之时，色如喷血凝丹。必应相公今科连捷，故人杰地灵，生出这个祥瑞来。”其志笑向王悦道：“花岂无种而生？弟实不信。”王悦道：“怎么没有？昔时孝里庄园，从来不曾栽种牡丹，其年忽生出一种牡丹来，至明年三月花开，始知为紫色牡丹，甚是灿烂。时有观察某者，见花甚爱，欲分一株。可煞作怪，才掘下尺余，见一石如剑，约长二尺，如玉之润，似铁之坚，上篆二句道：

‘此花琼岛飞来种，只许人间老眼看。’自此之后，其花遂雕，不复开矣。今吾兄此花，得无琼岛飞来之种乎？”其志道：“然则此花之下，亦有石剑在耶？弟但闻始祖之时，建造此园，有埋剑之传，以名是园，但亦失其处。若然，则始祖之剑，或亦在此花下乎？今可掘之，以发数百年之奇，未为不可。”王悦止之道：“此乃灵芝发穗，彩笔生花，是应吾兄发迹之瑞，岂以云仍相传之谬，而泄此实在之瑞徵乎？”其志含笑而止。乃叫灌园人将酒席移在花前玩赏，尽欢而讫。两人就于园内书房安歇。次日复饮花前。一连作十日之饮，直至花残，王悦方别。其志即于花

畔营一小阁，额为“文官”。这正是：

爱花营小阁，徵瑞启名园。

说这王悦〔自〕与蔡其志乡榜之后，同进都会试过三四次，却双双的再不能朱衣暗点，不觉年近五旬。其年又值大比，少不得又要远行会试。王悦因与安人俞氏道：“我今年已半百，不能得一名进士，兼且后裔乏人，这一次倘又不中，则此生已矣。”安人道：“相公岂未见梁灏谢恩诗云‘饶他白发巾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时灏八十有二，而且状元及第。今相公尚才知命之年，岂云已矣？还期矢志而前，则青紫亦拾芥耳。”王悦道：“我岂不知，但前程渺渺，焉能逆料？今次进都，我欲多带千余白物。倘南官徵幸，是不必言；若仍落孙山之外，则将所带之物，干选一官，虽非显亲扬名，然出仕一番，庶不负生平所学，反是终南捷径。不然老死场屋，冥冥何益。”安人道：“相公所算虽是，还宜激励于金榜，更为尽善。”王悦道：“我岂不悦全美，奈恐造命不然耳。”安人便不言语，即将家中所积，凑足千金。即约了其志，依旧同伴进都。

一路看山玩水，耽耽搁搁，到得都中，恰好场期已近，忙寻了下处，各将经史略一温习。到了这日，领卷赴考。三场既毕，果然学无老少，达者为先。王悦高高的中了第八名进士，殿试后蒙御笔点入翰林，好不喜悦。其志垂头丧气，心中焦闷，看王悦兴兴头头去赴琼林宴，游街过了，谢座师，拜同年，忙了数日，方得空闲。其志欲辞

王悦而归，王悦道：“以吾兄之高才，谅必抡元有待，特大器晚成耳。幸勿以不第为闷，而自挫青云之志。”其志叹了口气道：“惭愧！若再三年，小弟望六矣，虽此心不灰，恐而视茫茫，而发苍苍，再欲如今日之文，犹为不才见弃，而况他日不复能如是耶。功名之念，从此绝矣。”王悦道：“吾兄之意，与弟相同。日前家中起身之时，与老荆商之：今次不中，恐此生已矣，故再三筹划，带得千余朱提来都，以作退步。倘果不中，欲就举人干选。不期侥幸得中，今俱原封在篋。兄如不弃，何不移弟之退步，作兄之小就，但不知兄以为何如？弟忝知己，故尽愚直告。若兄另有高见，则弟犹斥鷃笑鹏之谓欤。”其志道：“蒙仁兄见谕甚善，但是兄之物，弟何敢假。”王悦道：“弟言实出肺腑，兄何作此套语？况君子有通财之义，且吾辈交游又非泛泛者之比。”说罢，即叫从人将行囊打开，检付其志收藏。其志再三称谢，即日自去营谋。事有凑巧，恰好南直松江府青浦县缺，是个上好的地方，其志忙又借了千余京债，将来上下使用，即铨补青浦知县，限日赴任。其志不胜之喜，领了文凭，谢别王悦，又顺携家报，即日出京，一路归家。正是

得君轻借力，便是转身时。

说这其志家中，原是有余的，但进京时，带的〔只〕不过盘费而已，王悦之银，暂假一时之需，方得成就功名，正叫做“饥时得一口”。故一归家，即将所借之银，连家书一并携了，亲身来至王悦家中，致谢送还，王夫人收讫不

提。自己乃擇吉赴任，來至青浦縣。這其志原系富學宿儒，緣命不該兩榜，故草草而就。當日居官自然□□名望。又喜松江府太守，却是同鄉夏英，甚是契合，不時照拂，故雖作縣才二三年，倒也宦囊頗豐。後值撫按兩司怪其志為人傲放，不肯迎奉，心中不喜，欲尋事故參究他；而蔡其志早暗知其意，也就學了淵明先生的高見，封印謝職而歸。于埋劍園栽竹種花，看山玩水，或酒或詩，婆娑樂境。

一日晨起，秋高氣爽，其志不勝感慨，因拈筆作一絕，以志居休之樂。其詩云：

凭君莫笑發芊芊，走馬秋風曾少年。

醉臥花間琴作枕，在官受制在家閑。

吟罷投筆而笑。正欲呼飲，忽報翰林王爺拜。原來王悅亦與當道不和，又見宦途乏味，也即乞休而歸，故來拜其志。其志忙出接見，各叙闊別之情。王悅道：“弟在都中，遙聞吾兄賢聲遠達，正擬召見金門，一快知己之意，何忽挂冠東門？”蔡其志道：“向蒙吾兄周急功名，至今銘感。但第一行作吏，文雅多盡，日逐與鄉里愚夫為侶，甚是苦海。幸得太守夏公，不時以文墨盤桓，故能駐足三年。不然，則久已命駕歸矣。後又陰知上司不悅，故棄此薄宦，解纜家居。如吾兄兩榜名流，榮膺太史，正大丈夫得志之秋，小弟不勝仰望丰采，何亦遽然致仕，作莠蕘鮐脍之思耶？”王悅道：“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向東洋大海。且荊棘滿布長安，覺步步厭人，既不能作諛諛臣而勤

职事，恐贻尸位之讥，稍效金楼子蜘蛛隐耳。”其志笑道：“我辈见识，真乃相同。所谓长安尘土三千丈，何如白云深处耳。”二人说笑移时，王悦即欲别归。其志款留道：“既作闲人，又来忙了？小园玉芙蓉开得甚是灿烂，小□新酿初熟，何妨花前月下，追昔日之乐。”说罢，一手拉王悦来至后园。

文官阁中，原已有酒盈樽，二人东西坐下，王悦道：“追忆昔年初得此□，蒙兄花下留作十日之饮，彼时尚汲汲于功名。迄今退归林下，倏忽十有余载，时景虽移，而好花依旧。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耶！”其志道：“项羽垓下之歌，汉高沛邑之泣，同一意也。然吾辈既已归休，万念俱灰，要作天下第一等闲人，只喜今朝有酒，那念□日无鱼，岂犹以死生为意。今日与兄必当尽醉花前，酣然潦倒，使花神亦羨吾辈之徜徉，自得其乐而乐也。”王悦笑道：

“人非木石，岂得无情。即玉芙蓉白藕冰心，淡泊已具，将残而忽又华丽，此亦绘事后素之见端，如吾等虽已心冷如灰，岂可无一热言以发其冷乎？”其志大笑道：“只要诗酒于醉乡砚田，那复问是非于今来古往！”

二人正在谈笑，忽小童走到其志身边，近耳低低的说了一些什么。其志忙立起身来道：“有屈吾兄宽坐，小弟一去就来。”王悦道：“蒙□盛筵，已叨酩酊，兄请自便，小弟即此告别。”其志道：“兴犹未阑，何遂言别。略止片刻，弟去即来。”说罢，竟忙入内。

王悦不知其志何事，见殷殷之意，岂好拂他兴致，只

得坐下，静待其志出来。不期进去一会，不见动静，乃起步庭前，看花消遣。忽见自己家人王德急忙而至，道：

“老爷快些回去，家中夫人即刻午时产下一位公子，特着小人来请老爷。”王悦见说大喜，急起身向蔡管道：“可致意你家老爷，说我有要事，不得面别，明日再来请罪罢。”蔡管再三留住道：“请王老爷再坐片刻，家老爷就出来的。若王老爷去了，要责罚小人怠慢之罪的。”正说不完，只见其志笑吟吟的踱了出来道：“正欲追金谷之欢，而尽一日之兴，何故竟思逃席？”王悦道：“非弟不欲尽兴，适有不得不去之事，故敢不别而行。”其志道：

“有甚急事却不能少留？想是怪弟失陪，故有此举。待弟吃个告罪杯如何？”王悦道：“忝在知己，岂复拘拘。不瞒兄说，适才小介来言，老荆举得一子，故急于欲归耳。”

其志见说，不觉喜动眉宇道：“原来恭喜荣诞令嗣，可谓奇异，吾兄请坐，更有一言。”王悦无奈，只得坐定，问道：“吾兄善李虚中之术乎？不然，何以知为奇异？”其志道：“兄产麒麟，定是庙廊之器，何必以弟晓算术而后知为英物乎。所称奇异者，适符巽索亦刻下举得一女，故尔失陪入内。今令郎恰是午时，年月日时相同，莫道老天无意。吾兄若不鄙弃，何不今日一言，成他时两好？不知吾兄以为何如？”王悦道：“蒙兄见谕虽是，但俱在试啼之际，知蜉蝣蟪蛄，为生几何。第恐日久事非，为异时之累。何不俟其既冠及笄之年，然后议及姻亲，乃

为妥当。”其志道：“弟非不谅，但凡作事，最宜巧合良逢。难得令郎小女庚字相同，岂非巧合？今日恰值花下成盟，岂非良逢？而良巧兆其始，焉知不以终乎？万一不虞于他日，亦无伤乎其礼。得育则就今日之言；或不育，兄与弟俱为莫逆世交，肝胆相照，又可别较，何用泥于必可必不可之见，而违天意人事耶！”

王悦见说，俯首半晌道：“承雅爱殷殷，敢不如命！特惭愧不能仰扳耳。”其志笑道：“玉堂御柳，果不如河阳一县花耶？”言毕，相视而笑。王悦道：“既蒙不鄙，深切荣幸。明日当偕柯斧相求，但恐薄宦寒素，愧乏白璧为聘奈何！”其志道：“兄又来迂阔了。虽诗之谓‘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盖恐人心难测，以为无征不信耳。今弟与兄既莫逆于心，事出至诚，即此花前两诺，千金莫易，岂必拘于俗套，以混吾辈作事。即欲执柯之人，亦俟诸合卺之日可耳。”王悦大笑道：“兄真快人，作事豪爽若此，超出古人之上，弟愧不如也。”二人因说得投机，快饮沉醉，王悦方别而归。正是

片言花下盟金石，信是交深不用媒。

自此之后，莫逆好友，又成儿女亲家，比前更觉亲密。

果是光阴迅速，不知不觉的，王悦之子，又早七岁，生得眉清目秀，齿玉唇丹。王悦见其颖悟不凡，知书香可继，私心甚慰，即延名师教授。因其聪敏出萃，乃取名儒

珍，号温玉。这儒珍真个是聪明天纵，读书过目成诵，作文十分老练。时有一个同窗，姓陈名秋遴，父亲坤化，曾做过广西布政，因老致仕在家。那陈秋遴亦生得面如冠玉，体若兼金，其敏慧与儒珍一般，年纪又仿佛，二人情同意合，最是说得来的。

一日适值先生他出，王儒珍向先生案上，将其诗稿窃看。忽翻着一笺，上面只写得一行诗题，是“雪珠咏”，却不曾落句。儒珍见了，不胜技痒，乃援笔咏成一律，向秋遴道：“偶得题于先生案头，潦草成句，望兄赐览，乞定推敲。”秋遴接过看毕道：“尊咏甚佳，形容奇妙。小弟不量，即当续貂。”亦题一首于后。才写得完，忽先生突至，急欲收匿，早被先生看见，问道：“明窗净几，不去埋头课业，却在此写些什么？”秋遴知不能隐，乃出二诗呈上，道：“学生辈偶得题于先生诗稿中，稍为学步，不觉涂鸦，幸先生宥之。”先生接诗一看，见是雪珠咏，乃笑道：“此题因难于形容，我尚不敢落笔，不知做些什么在上面。”只见第一首是王儒珍的，道：

三千世界尽珠玑，米粟盈庭岂疗饥？

谁道玉龙鳞甲败，相看夜棹亦剡溪。

鮫人泣下应时瑞，柳絮才高忆昔奇。

漫坐楼头吟对酒，欲拟白成赋全非。

再看其次陈秋遴的，道：

献瑞曾经梁武时，醉看错发灞桥思。

白成也得肥梅影，圆走焉能压竹枝？

滚击鸳鸯声碎玉，猜疑腾六却如珠。

扫来试作陶家味，为问诗人如不如。

先生看毕击节道：“从雪字上分出珠字，似雪非雪，比兴入情，深得此题之旨。二诗翁仲，他日之功名，亦可见其大概矣。二子其勉之！我为尔师，亦自惶愧。”正是：

年纪虽然小，文章日渐多。

只因先生这一赞，有分教：文轻薄桂海，声教烛冰天。不知后事如何，下回自然分解。

评 云：

论时文者，入手得一好势，则全体皆振。稗官亦然。若此回婴谐秦晋，不先写王之借鑑，成就功名，有造于蔡，而订婚时，又多方顾虑推诿，令此举全于蔡自情愿，则才一登场，便如长途病马，入后惟觉涣散无力矣。至于王蔡年齿，彼此俱已周甲，而震巽才索，纵亦事理所有，宁两夫人又尽枯杨之稊乎？阅者殆不能无疑于此。不知伯喈方谐少年伉俪，而翁媪遽已八旬。秉笔者于子虚乌有之事，往往故留一破绽示人，非以滋疑，正以释疑，谓我不过借翰墨以消遣长昼。而令彼信以为其人其事之真有，是愚之也，所不忍也。